

0241  
21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四十二  
之四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二

治道

宋哲宗時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進故事曰太宗淳化三年二月詔以新印儒行中庸篇賜中書密院兩制三館御史中丞尚書丞郎給諫等人各一軸注先是御試進士日以儒行篇爲論題帝意欲激勸士人敦修儒行故特命雕印至是首賜新及第舉人孫何等次及宰輔近臣臺閣臣僚并銓司選人聖旨諭令依此修身爲治仍各於職事所展掛終身遵奉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帝作文武七條其文臣七條一曰清心謂平心待物不爲喜怒愛憎之所遷則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謂公直潔已則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謂以德化人不必專尚威猛四曰責實謂專求實効勿競虛譽五曰勤察謂勤察民情勿使賦役不平刑罰不中六曰勸課謂勸諭下民勤於孝悌之行

農桑之務。七曰革弊。謂求民疾苦而釐革之。以賜京朝官任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府軍監通判知縣者。武臣七條。一曰備身。謂備其身。士卒有所法則。二曰守職。謂不越其職。侵撓州縣民政。三曰公平。謂均撫士卒無有偏。四曰訓習。謂教訓士卒勤習武藝。五曰簡閱。謂閱觀士卒識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謂安撫士卒甘苦皆同。常使寒心無令失所。七曰威嚴。謂制馭士卒無使犯禁。以賜節度使以下。至刺史。及諸司使以下。任部署鈐轄。知州軍縣監押駐治巡撫者。又以禮記儒行篇賜親民釐務文臣。其幕職州縣官監務使臣。仍並賜勅戒勵。令崇文院刻板摹印送閣門分給之。

臣伏觀先朝賜臣僚儒行中庸篇。嘗降詔書申明。然而後來大夫修飾行檢。及中外臣僚謹奉官箴。其出外任者。朝辭日各賜一帙。仍令閣門下寧宣諭。凡在臣下靡不恭授而奉行。慶曆

中。先朝以久罷賜七條儒行中庸篇。嘗降詔書申明。然而後來臣僚久不受賜。無所警策。至有士行不完。進取無耻。官守失職。苟簡無功。臣欲乞舉行此法。依例於朝辭日閣門給賜。及宣諭誠勵之。臣愚以謂敦獎士類。鎮靜風俗。激勸官吏。治守忠廉。斯乃為治之大本。循致太平之道。故敢竭此區區。仰干宸聽。庶裨聖政。伏乞付外施行。

著作郎范祖禹進故事曰。唐太宗幸洛陽宮苑。謂侍臣曰。煬帝作此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之徒。內為詭譎。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昔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一語一言未嘗不以夏桀商紂為戒也。其臣危亡之言不絕於口。其君危亡之言不絕於耳。故天下國家可得而安也。唐太宗見隋煬帝亡國。故親親官苑

而以諂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當我之所以壽。而不敢怠矣。此三王所由興也。

漢昭帝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備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今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臣祖禹謹按。大戴禮保傳傳曰。昔者周成三幼。在襁褓之中。召世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方少而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

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及太子少長。則入于學。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覆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正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蓬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殺則問。問則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也。天子以道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善者謂之充。

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止過而兼  
邪者謂之弼。弼者，天子之過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  
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丞者，天子之遺忘也。常立於後，是史佚  
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商周之前，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天子不論先聖王  
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宗廟應享之禮，不博古  
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此其屬左  
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  
禮。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戒於戎事，不  
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與侈於左右，近臣各於疏遠，受  
賤不能懲忿窒欲，不從太師之言，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天子無  
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者，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無節，

讓無容周旋，俯仰規瞻無儀，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於  
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各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辨，應羣臣在  
右，不知己諾之正，始聞小誦，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  
天子居處出入不一，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衆  
上下雜乘不以章，心怒悅喜不以義，賜與奪讓不以節，凡此其  
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所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飽，  
飽而彊飢而憚，自不說好，自執器，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不  
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俗雷電之  
膏，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昭帝先通保傅傳，讀此書也。  
唐玄宗繼死囚使歸家，以秋來就死，皆如期自歸，此由至仁愛人。  
臣祖禹以為太宗以天下死囚，皆如期自歸，此由至仁愛人。  
誠感物之所致也。古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太宗之謂矣。

唐明皇東封。還至宋州。女從官於樓上。刺史冠冕預焉。上謂張說曰。卿若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率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錦繡。示戒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謂寇泚曰。此亦屢有酒饌。不豐於朕。若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舉酒賜之。

臣祖禹以為漢武皇帝好用慘酷之吏。故董仲舒以守令不得人為言。夫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一縣令不得人。則百里之地受其害。天下之民皆得其所。莫如選擇守令之為急也。唐明皇東封。過諸州。而懷魏濟宋皆有良守。亦足見其特州郡多得人矣。豈不姚崇宋璟為相之効乎。

宋太宗至道元年正月。上夜御乾元樓觀燈。召司空致仕李昉。賜坐。昉指前朝坊巷省寺之所。今拓為通衢長廊。因曰。晉高祖優柔無斷。總成奸惡。少主昏蒙。卒至亡滅。洎至漢朝。其政愈亂。致蘇逢吉。史洪崖輩。互相猜貳。李崧之族。柱陷塗炭。是時京城人情倉惶。殆無生業。豈暇營繕都邑乎。昉對曰。晉漢之事。老臣備經。今陛下恭勤治道。無倦。是致四海清晏。輦轂繁盛。上曰。勤故憂民。帝王常事耳。沃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樂。

仁宗嘉祐七年。上元。御宣德門。召近臣宗室觀燈。酒行。上顧左右曰。朕非欲獨為游觀。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耳。

漢制。立春之日。下寬大書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不當用者。如故事。例。唐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精曉音律。以



臣紀高曰詩人美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國家將興必有淑善之配。成君之德。若長孫皇后感悟太宗其可謂賢矣。

漢武初任。拜武威太守。光武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善。廷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

難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唐太宗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魏證侍宴。奏破陣。武。奏舞。則僂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歡。舉有所諷切如此。魏證

漢武。帝建元三年。上始為微行。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旦明入南山。

下。窮鹿豕狐兔。馳驚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鄆杜令欲執之。示以

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投邏放宿。就。依主人求漿。主人翁

曰。無漿。是有。騎耳。上為姦盜。聚少年欲。之。主人驅觀上狀。號

而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姬飲翁

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姬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婦。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

臣祖禹曰。仁宗皇帝皇祐二年四月。御通英閣。讀漢書東方朔傳。至武帝微行數出。仁宗曰。帝王每出。須中嚴外辦。何容易如此。侍

讀。丁度對曰。武帝以承平日久。藉文景之資。所以窮志極欲。仁宗曰。若安寧之時。常思危亡之戒。豈有後悔。臣愚竊謂武帝以天子

之尊。而好狂夫之遊。困於逐末。幾至危殆。考其行事。三為永戒。仁宗皇帝特養德音。所以垂訓萬世也。

唐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膾。膾。音。反。明皇。願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墜在刀。以餅擦之。上熟視不怪。肅宗。舉而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祿當如是。愛惜。



臣祖禹曰。明皇教太子愛惜福祿。不棄一飩。可謂知祿福之難矣。然於其身窮極奢。修飾財物。如糞土。卒致天下大亂。何其明於子而闇於己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明皇之謂矣。

史記樂書。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致。猶深密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也。易。平易也。直。正也。子。始也。諒。信也。易直子諒之

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

威。禮。自外作也。心中斯頌。不和不繼。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故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威則

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

民聽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顏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

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易。輕也。故樂也。易。動也。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

矣。易。動也。故曰禮。臣祖禹謹案。禮記樂記。祭義。皆載此語。司馬遷取之。以為樂書。言

古之君子。傳先王之法言。論禮樂之本。而造於道德之精微。孔子

之門人。祖述而傳之。亦猶大學。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之說也。此學

者。所當盡心。而人君所宜留意。臣是以敢獻之。唐明皇每醮宴。先設太常雅樂。禮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

敬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出。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後。陽山反。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司馬光論曰。聖人以道德為。仁義為。故雖茅茨土墻。惡衣菲





臣長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敵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

臣祖禹曰。賈誼之學。本於詩禮。故欲人君知禮義。蓋錯之學。本於刑名。故欲人君知術數。三代之君。以禮義治。故下以誠應之。秦漢之君。以術數治。故下以詐應之。人主臨制羣臣。聽言受事。錯皆以爲術。數而不知聖人之道無二。唯一以至誠而已。唐太宗猶耻以權術。待臣下。而况於三代之主乎。又曰。自唐天寶之亂。其華不息。訖于五代。後周顯德。凡二百十有五年。天下分裂爲八九。生民糜爛于兵。周世宗以雄武之才。在位六年。南征北伐。以強中國。雖綱紀稍振。而大功未成。太宗受命。削平諸亂。然後海內爲一。蓋天將啓太祖之運。以授聖人。世宗征伐之功。實爲有宋開創之基也。觀周顯

德以前。治少而亂多。然後知本朝百三十餘年。中外晏安。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可不兢兢業業以守之哉。又曰。古者至治之世。麟鳳在郊。藪龜龍游宮。沼河出圖。洛出書。舜之時。箫韶九成。鳳凰來儀。文王之興。鸞鷟鳴于岐山。聖人在上。則四靈爲畜。所以謂之瑞也。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以爲麟。武帝博謀羣臣。而終軍上對。宜用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立。帝甚異之。由是以元爲元狩。臣竊考元狩之間。有淮南衡山之獄。坐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武帝方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命衛青霍去病等將兵連歲出征。匈奴亦數入爲寇。於是天下騷然。倉庫空虛。貧民流徙。乃與公卿議。白金及皮幣。以奪商賈之利。取諸侯之財。吏民犯法者。不可勝數。於是酷吏用事。多至公卿。而繡衣直指之使。斬斷於外。當此之時。生民如處於鑿

炭之上。然則何以致天地之和氣。麟曷為出哉。昔魯哀公十四年  
西狩於大野。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  
之。麟於魯出非其時。惟聖人識之。故春秋書獲麟。武帝得一角獸  
而有司謂之麟。終軍因勸以改元封禪。甚矣羣臣之諛也。後世言  
帝王窮兵黷武。嚴刑峻法者。必曰秦皇漢武。蓋以始皇無道而武  
帝亦近以之矣。考其行事。豈獨武帝之過哉。其臣諛佞以成之也。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漢之羣臣豈不然哉。  
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上奏曰。臣竊以朝廷治道。必歸于一。祖宗創  
業傳之萬世。造立法度。皆因衆人之智。積日累月。講磨而成。非獨出  
一人之意。或一時之便而已。累聖相承。百三十年。比之前代。治安最  
為長久。其法有已成之效。此可信而不疑也。然行之既久。則其間不  
能無弊。然守之勿失。帝勵精求治。思致太平。稍欲更革弊事。以光

祖宗之業。而王文石用意過當。獨任私智。悉排衆論。呂惠卿曾布之  
徒。欲以改法進身。一切變易祖宗舊政。豈今天下以為不便。前後臣  
僚論之已詳。不待臣言而知也。自魏晉以後。官名不正。國家承平日  
久。承運制作。元豐中。先帝直局講求。此誠一代大典。然有司亦失先  
帝本意。一切遵用唐之六典。夫唐六典雖修成書。然未嘗行之一日。  
今一一依之。故自三省以下。無不煩冗。重復迂滯。不如昔之簡便。臣  
恭聞先帝已厭官制之煩。但未及修完。不幸早棄天下。今二聖垂拱  
循守成規。除去弊事十已七八。海內安靖。已有成效。今臣之愚竊謂  
朝廷既以王安石之法為非。唯當修復祖宗舊政。則天下無事。伏望  
陛下明諭大臣。凡所措置。變改。悉遵故常。無得出意於新舊之間。則  
立一法。自官制兵制。將法。民事有未便者。更加修完。祖宗時所無。而  
今所有。其可行者存之。不可者去之。祖宗時所有。而今所無。可復者

復之。如官制正名。則如先帝之規。事實則仍祖宗之舊。其他可以類推。如此。則上可以存祖宗經久之法。成先帝制作之意。下亦使於當今之宜。庶使法度不至斁變。紀綱不復墮壞。

按言郎李昭玘進策曰。昔先王和同四方。連絡萬里。使家與家相愛。人與人相親。保之而不忘。合之而不散者。有道以維之。有政以養之。有法以制之而已。以民情為易離也。故以九兩繫焉。牧以地得之。則食之者不去。長以貴得之。則事之者不怠。師以賢得之。儒以道得之。則樂其教者安宗以族得之。主以利得之。則親其上者服。友以仁得之。則善有以相成。數以富得之。則利有以相養。以民心為易危也。故又以本俗六安焉。媾宮室所以同其室。墳墓所以同其死。燕兄弟所以同其恩。燕師儒朋友所以同其義。同衣服所以同其禮。故能上遠近和合。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與長言友。幼與幼言

第思足以合情而相愛。文足以飾說而相接。此維之有道者也。先王既有以繫其民。又有以安其俗。猶以為不足恃也。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親。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朝。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至於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恤。祭社同福。死喪同哀。男子不足於耕。也。相從而助耕。婦人不足於績也。相從而助績。一鄉之事皆通也。無求而不得。一鄉之情皆同也。無為而不和。此屬之有政也。先王以謂有政以屬於前。無法以制於後。未足以防民也。故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於他。則以旌節行之。血授無節。則以園土納之。窺伏者無所匿。欺偽者無所容。無事而出鄉。則鄉必問。無事而出關。則關必詰。民不擾於流寓。吏不勞於呼索。由此而登於司民。則可以知其數。由此而比於鄉大夫。則可以均其力。由此而飲於司稼。則可以制其

會。由此而會於小司徒。則可以用其衆。此制之有法也。雖之既有道。屬之既有政。制之既有法。不幸旱乾水溢。民食不足。轉流四方。則非道之所能維。非政之所能屬。非法之所能制。雖天屬俯仰之間。示足以自存。又焉有守邑地。居室家而不去者哉。故爲之鄰里之妻。雖必歛其利。而利可散。不必盡其征。而征可薄。力則弛其勞。刑則緩其責。善禁以赦小害。去戾以釋小過。害禮而使勿克。殺哀而使勿致。禁則善而不用。昏則多而不備。索鬼神以改福。去盜賊以除害。雖凶年饑歲。民猶安居重家。俟居飽食。故自少壯。以至於老耄。老耄以至於死亡。食其田。飲其井。十里之外。不知道塗。百里之外。不傳風俗。此先王之保民也。可謂至矣。自夫。政不行。地不均。民易其業。官失其守。內不能制其情。外不能知其數。此宣下。刑民於太原。俾山府所以非之。

也。天戰國交。信之地。時易。封疆不足以限其遷徙。城邑不足以道其流。上。常仲以區區瀕海一。齊制國爲二十五鄉。郊之內自軌。以至郊之外。自邑以至屬。以相糾。以相保。合。少相居。長相游。居處相。行作相知。以守則同。以戰則服。故桓公九合諸侯。而號爲疆國者。善保民也。自熙寧之初。嘗詔天下行保伍之令。此有意於三代之遺法也。行之數年。法雖具存。而民未安土。義不足以相守。則時有轉致之警。思不足以相保。則或起父子之訟。壯才分於出贖。世業入於兼。戶口隱於圖板。夫家脫於縣伍。輕鄉危家。遠出千里。故秦多。而魯雜。齊語。祭祀不從。立。老死不知子孫。罰不及於其鄰。罪不。於其友。其犯法也輕。其督也衆。雖欲均地。蕃之政。立土斷之法。未。也。皆三代之時。里無閭民。民無游業。居皆勸功樂事之人。出則爲。或死。難之士。以守則國富。以。則兵強。今天下壯有力之民。僑。

高難處散於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心不知田畝之勞。爲法巧苛。或  
屠歟。其無理之甚者。捕聚不。之殺人于貨。邑里不告。訐門闥不  
河。縣官鄉吏。察治無術。計戶而不得其家。計家而不得其人。居無  
其寸。土無與戰。此爲國計者。未嘗不深惜之也。昔者既詔天下置義  
倉矣。義倉設。則雖年穀不豐。民可卹食。貧不至於易業。感不至於  
家。然後禁游手。抑末作。去舊里者。必告。入新鄉者。無容。如此。則民無  
流散之苦。吏無逋逃之憂。三代之公。可漸致而力行矣。

昭。又進策曰。嘗觀漢唐任刺史。以輒親見問。退而考其所行。以質  
其言。或錄其姓名。得才否狀。以擬。或增秩賜金。以勞其成。或臨  
軒受服。以光其遣。故漢之吏事。號爲稱職。唐之任人。所得十五。蓋重  
詔。之官。慎臨人之責。自古皆然。不特爲今日之所急也。愚竊論之。  
天下之事。有名變而實存者。後世習於名。而遂略其實。此名實所以

並廢。而事功不立也。今之守令。視古猶法。侯也。非不有境土也。獨不  
得歛其賦。爾若勸課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城邑也。獨不得專其地。爾  
若守禦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官府也。獨不得置其屬。爾若察治之責。  
則在焉。非不有學校也。獨不得命其士。爾若教養之責。則在焉。非不  
有軍旅也。獨不得專其政。爾若簡習之責。則在焉。或以謂古之諸侯。  
與天子同體而尊。故其任重。今之諸侯。與朝廷異勢而卑。故其任輕。  
然不知地土封爵。名數儀物。雖今日之輕。而重較阜民。養材教士。  
無以異於昔日之所重。承今日之責者。以爲不急。歲時上計。苟於文具而  
已。必欲宣德流化。移風易俗。一陶天下之和。固亦難矣。故勸課不修。  
則耕稼不待。田野荒汗。水旱無具。老壯流徙。守禦不脩。則羣小嘯聚。  
屠牛發冢。焚燒區冷。白晝殺人。察治不修。則吏行貪污。交貨賣法。公



義不肅。私倖爭出。教養不修。則學舍蕪以。圖籍塵委。人材徧野。士論  
淺俗。簡習一不修。則牛伍墮氣。器械鈍弊。春秋角牴。坐作如戲。凡此者  
吏不知其責故也。國家頽年以來。除繇役。興農利。職什伍。講學校。諫  
軍士。其法備成。其令數下。郡縣之吏。猶不能盡心奉職。以稱上意。蓋  
其修飾形迹。附就名數。苟可以奉朝廷之法。其實無至誠惻怛以行  
朝廷之意。此特失於廉按未精。而督責太輕爾。若三代之時。諸侯之  
見天子也。春以受其圖。秋以比其事。夏以陳其謨。冬以協其慮。時以  
發其禁。衆以施其政。天子之撫諸侯也。詢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音  
聲。同度量。成牢禮。同器數。修法則。有擇。以道其政事。有學友。以道  
其德意。故能均政刑。合禮樂。一道德。同風俗。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  
為一人者。察治詳故也。今夫州為之守。已為之令。星列棊布。散於四  
方。萬里之遠。道不足以一候。法不足以一守。無禮以政之。無政以入

之。凡朝廷之政事法度。雖時下其詔。丁寧告戒。而承承之吏。習為苟  
簡。大事則行文。檄記條口。小事則掛屋壁。東高閣。至於蠶食農穀。貨  
幣征徭。力役之常。歲為一書。以上於朝。其人賢不肖。其治之得失。其  
事之利害。以謂盡在於此。是亦疎矣。朝廷常患其弊。而設監司矣。委  
之以廉按。付之以督責。修職者薦於上。不肖者罷而去。其代天子知  
人者也。然而監司未必皆賢也。庇姦則寬縱。為虐則苛細。為功情怯。則  
操鎮靜之說。強忍則徼刻。苟之利。挾氣者。既於下。幸  
名者。急於趨上。取未必中也。或出於親戚。故舊之先。去未必當也。或  
出於怨嫌。忿怒之表。其情狀之相攻。自訟且不暇。又况治人哉。朝廷  
所望於人者。乃止於如此。則監司未必為得人。也。夫郡縣之治。視監  
司。猶為近。監司之治。望朝廷。耳目為遠。天下之事。嘗勞於總覈。難  
於察治者。蓋在此也。唐制。監察御史。掌之按州縣。其一。察官人善惡。

其二察戶口流散。帳籍隱沒。其三察農工采不動。倉庫減耗。其四察姦  
猾盜賊。不事生業。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材異等。載器賡迹以待時者。  
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冤抑不申。有方今莫若時詔御史。分出  
而臨遣之。使郡縣覈於監司。監司覈於御史。御史致其狀於宰相。則  
天下郡縣之治。可指掌而議。可俛指而分。庶幾古循吏之風。復見於  
今日矣。

昭紀又進策曰。天下之治。涉於道者無患乎至畧。涉於事者無患乎  
致詳。蓋道之所以官天地。府萬物。役使君乎動運之。以精神。感之以會  
通。聖人端冕南面。恭己而已。事所以應時而造。推物而行。號而讀之。  
則有名指而議之。則有數。自其名而舉之。則小大先後不可易也。自  
其數而積之。則一三三四不可亂也。然而日之來者無窮。往者益遠。  
事之方至者常變。幾成者常忽。此所以可完於耳目之前。寢微於歲

月之久。以至應故缺漏。紛紜倒迕。而不可考者。常以此也。有一成而  
不變。或先易而後難。或初因而終革。不有圖籍。日陳於前。操以為驗  
稽以為決。到朝廷上下失於苟簡。官人百吏習於惰偷。上以方信人  
臣有為之功。而矜攬緒餘。下亦操人主不自任之說。以彌縫罅漏。雖  
欲虛心以望成功。拱手以迎太平。是亦疎矣。周之治官也。小宰歲終  
會羣吏正歲會。月終正月要。旬終正日成。司會掌凡在書契圖板者  
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月要考。月成。歲會  
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冢宰歲終則會百官  
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而誅賞之。  
不獨官府之治如此也。春。朝諸侯以受天下之圖籍。而行人之官。以  
利信為一書。禮俗政事教治政刑。通順為一書。凶災貧厄為一書。立  
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以反命為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夫內以弊羣

吏之治。外以周知天下之故。舉無遺事。事無遺慮。其職守之勤。急功  
利之登下。用度之多寡。經畫之利害。百日之所積者。一日而舉。舉之  
百人之所共成者。一人而坐見之。任事之臣不敢為偷得之利。以俸  
耳目之所不及。天下之治常為之不厭。通而不倦。考覈詳故也。後世  
不知其法。以謂帝王之道必無為而用天下。不達無為者無不為之  
說。政教禁令。絕綱法度。一切曰有司存。事常至於偏弊而不救者。無  
術以舉之也。故大爭幸天子之不問。小事幸大臣之不知。漢文帝問  
丞相決獄錢數。而對之以廷尉內史。宣帝時郡國上計簿具文。而  
三公不以為意。上下如此。則何以督察天下。而與之仰成哉。今陛下  
必以朝廷官府已行之法度。緝為政。鮮有凡有目。有要有會。而時自  
閱。義而不。提頌。屈五指而頌之。不勝其舉矣。使官人百吏。宿道。而方  
勸功。舉。或有不。可謂治術詳矣。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委之以

能託之以國。三王之主俱賢。故合謀相輔。五帝其臣不及。故親自  
事於法宮之中。今陛下訓迪厥官。總核名實。此聖功成終之時也。唯  
陛下加意而已。

畢仲游言併州縣曰。竊觀遠近之勢。要在均一而易治。昔周之盛時。  
畫千里為王畿。王畿之外。制天下為九服。九服相距各五百里。而要  
服之內。封其地者。蓋千有八百餘國。以此知其欲均一也。封國之制。  
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附庸。以營田。曲  
阜之封。而不過百里。以此知其欲易治也。及秦變古。裂天下為郡縣。  
一部之地。包十諸侯之封。猶倍侯伯之制。天下之地。始不均。而民始  
格格。苦其難治矣。伏惟朝廷建功立事。一出先王之道。而乃削郡成  
之。割邑成聚。所以自官併員。寬去力役。幸天下者甚厚。然一邑併一  
邑。併去之邑。則力一見。併入之邑。則力重。已之有併也。有數百人之邑。

有四五局之官。既併矣。則役去其十數。而官存其一二。是故其力寬。而其併入之邑。一官任二官之事。一人任二人之役。昔之訟者五。今之訟者七。昔之往來者一宿而至。今之往來者再宿而至。其他可以類舉矣。是故其力重。夫小邑併大邑。必無四面之均。以南併北。則南長而北促。以西併東。則西寬而東狹。促狹之鄉。其民逸。寬長之鄉。其民勞。此又理勢之自然也。雖於出錢之數。可省三數。然酒稅虧折。則必稱比矣。以淮甸一路言之。邑小則易為治。地大則難其人。光之仙居。壽之壽春。泗之招信。此小而易為治者也。廬之舒城。蘄之蘄水。光之固始。此大而難其人者也。理宜割大以為小。今乃併小而為大。捨易治而求難為。非其術矣。且今州縣之役。豈不輕。州縣之吏。豈不省。昔先王之封國也。雖子男之邦。必有宗廟。祭祀之費。有人徒。祿廩之度。有二百五十馬之衆。而城郭道路。閭閻廬館。尤嚴於賓客之事。而三

歲。特使人言。巡若。歸賦。買慶。致贈之來。又有四隣之攻。巡狩朝覲會同。野問之集。所以設官。政員。後此力者。蓋甚繁且密。而州縣之治。存於古者無幾。則天下吏員之未易。民力之未輕。不在此矣。為今之策。宜先求建國之大法。要在均一。而易治。凡邑之大者。割其大以補小。邑之小者。增其小以成大。置一縣之封。必度四面之界。分長鄉以補短。分寬鄉以補狹。縣相比。州州相較。大者不使如固始之寬。小者不使如仙居之狹。此之謂均。戶口賦稅之籍。徭役獄訟之制。大畧相等。貧者俯就而有餘。不肖者勉強而無累。此之謂易治。其有大邑次大邑。雖割而猶大者。則增官。小邑次小邑。雖割而猶小者。則減役。官不求苟省。可置則置。役不求苟廢。可存則存。如是。則民不驚動。而地均。官不勞擾。而治定。指顧相視。而遠近之勢已分。文檄相移。而分割之功已就。官吏之所顧。民情之所安。公家之所便。公家併兩為一。廢

為縣。慶縣為聚。有寬省之小利。成雖治之大患。官吏之所重為。民俗之所驚駭。違今時古法者。相去遠矣。均一易治之說。惟朝是擇焉。畢仲游又上言曰。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具者。非若簋盞俎豆尊勺鼎彝可陳於前也。由是而治者。謂之具。聽斷獄訟。簿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也。守法令。拊循其民。以承事天子。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逾越。貧富貴賤。各安其分。而易足。所以治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不能治。故孟故孔子之武城。聞絃歌之音而笑。以小治大。則大有不能治。故孟子不學諸侯之禮而言其略。三代而下。不知治具之有小大。以簿書法令治鄉國之具。而治天下。是以天下而終不大治。昔孝文之時。賈誼謂大臣不銀期會之間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惟為可太息。孝宣時。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

三代之治。而上下皆盡。人人自刑。是以貪財誅吏。不畏死亡。而孝文孝宣卒莫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効緩而遠。治小者。其効速而近。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効。以語禮俗制度禁防之事。則指以為迂闊。而見簿書法令聽斷獄訟。則以為為治天下如是而足。雖有唐太宗之賢。與房魏論周禮語未卒。而有畫虎之疑。又况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不大治。凡皆以小治大。而無其具故爾。今國家傳序相習百有餘年。方內無事。幾於致平。治非漢唐之比。而禮俗制度禁防之不足。反甚於漢唐。田宅奴婢車馬服用。恣民之所自為。而莫有限。樂漢唐之小具。不思三代之大治。豈非以上下相安。風俗已成。而難於驚動邪。是亦未知講爾。昔楚王患其國之庫車。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然。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里人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則車自高矣。從之。半歲而楚國無庫車。蓋國家立事。好為法令。而以

深罰重賞。隨之法。令既繁而罰。亦賞重。無以措其手足。是以民驚動而事不立。今如彼庫車之意。定為田宅奴婢車馬服用之等級。在上者躬親以行之。簡其法令。平其賞罰。有不從者。第禁勿使仕官。庶人則重租賦以困辱之。父以歲月。無求近效。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立於今日。度越漢唐而誦聲典。然則禁勿使仕官。重租賦以困辱。而終不為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相耳。何患乎驚動。

孔文仲對策曰。臣伏惟陛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克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蒞祚之初。首開軒對。以延疎達切直之言。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逮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乘一善。用一善。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

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為雖畢夢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讜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畧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之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詢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嚮賢告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欽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兩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絕。善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

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  
彊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欽五福而民氣洽。吉  
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  
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  
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  
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  
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為強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為  
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  
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  
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即位  
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

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雖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  
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効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  
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  
世。則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讎。伺其有間。則相與  
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  
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  
政與強國為救。雖深。而能見効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効而貴速成。  
是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  
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聽唐  
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  
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  
強國而強。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

路得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通知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典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奈何驅之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湯子曰。祥大而不可為。大而不為。大而不為。高而不為。高而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凶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萬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歛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凶咎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強霸。其尊之也。若也。高而不高。其賤之也。若也。辭閭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

直。黜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得。趨其所失。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决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不至。臻乎。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至。又退託于任大守重艱。負荷思聞。謹直之言。以輔不遠。庶幾治。此見陛下虚心訪道。至誠測但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繼于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之。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竊天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非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而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難之間。不足以審。而能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



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曰矣。善戒以  
時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  
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惑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  
也。義之為志氣而無不克。發之為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  
萬鈞之重。錘兩之輕。無所不辨。如築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毫  
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効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  
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威福也。臣聞遠於耳目之  
頃。而為心腹之言者。柔從諛順也。雖交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  
口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之。而常患其不足。昔  
之聖賢。屈己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勸之以勳。賞之隆。而  
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則雖極其勞。而為國家廟社之福。故  
伏格趨鼎。引衣斷楹。破冠。解履。遺詔書。如此之類。豈常有之。而不

為極者。所以廣聰明。而求下福也。臣聞陛下容惠近臣之歡。喜陽  
適臣之論事。廣諫諍之任。以初聞見。補益需之官。以換朝紀。而又力  
心謙冲。後信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外。周昌。晉武帝之外。  
則初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  
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臣聞曰。君子之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清  
己。推正事。得其道。則庶幾功。臣聞有國以來。慮最自異。而知氣猶舊。  
六典教見。更凡年。自融三。自仲秋地。震數路。而莫方之。廣為災。最  
喜。自是於弗德之致。夙籍。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德已。恐  
後者之威德也。臣聞日食地。養者陽。微陰成也。而或曰。日食者。曆之  
常事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為一文。然後食。歷家之  
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  
未食一文。則食。此曆之不合一也。二漢之。西京為。成。東京為。襄六

年二百餘年。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既密。慮之  
之。素而索。曾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託於曆。其  
要為陰威之應也。陽浮為天而立於動。陰凝為地而本於靜。宜靜  
動者。陰凝。其公而擬諸陽。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  
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  
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  
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  
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  
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  
清六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  
一上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詢有辯。有疎  
有難。以對一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

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  
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蔽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  
察也。若夫舊策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若成論伏  
而弱齒簡拔。方直踈遠。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就  
違者褒陞。而默守者遺落。陰威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  
意。不為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  
君子之道不可以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以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  
及其既成。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夫夫僭諸侯。又  
二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戎狄盟中國。此陰威之極也。而春秋  
自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  
中。是而猶多苟簡之習。悉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之績用之美。臣  
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是又選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

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果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遠則粗粗則所得暴而不及。及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收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其必久練。將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汎。每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亦商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羣臣。數名實也。官名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爭。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諫。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無積愆。愆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

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口責不得盡其詞。職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一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里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羌非不懷德也。而邊候或待繹騷。以至屯遣輔臣。愴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鄙之事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各倖進之小謀。全革之機。未爲待重之策。而聽輕易動之疎計。是以其弊在於以爭小功而忘大憂。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指虜所以敢負懷棟之一心。踐王圉而執官師。亦吾所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也。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文。卒能獨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

焉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憺於天地之表。河漚之外。當有解堆誓襲衣  
而來。歐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地不可禦乎。聖策曰。蒸民非不變養  
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彼者布宣惠教。臣以為陛下愛民欲  
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為弊。蓋失所以先後之  
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矣。  
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為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  
定為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  
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  
甲。哀公用田賦。以為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  
其事。以昭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  
戰亂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收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威  
大下。豈財貨之豐。盈易之小者。有德之小者也。則曰富以其鄰。在秦

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  
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  
餘者。不做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  
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難積。而商不能居。教倉難盈。而秦不能守。  
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為窮則咏。歎窮則搏。人窮  
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  
才。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天。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  
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綿。華鳥。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墮  
而後出泉。以取其息。實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  
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剝也。陛下取於  
下。悉美。上取下。悉則其勢既墮。而其象為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廢  
其二。用其二。而民有孝。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

漸為離散。以至剝落。雖有湯武。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  
三。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素。無難勤苦。一故則不可復正。則大富  
國之謀。適足為深憂。不足為際。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近使以  
策。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此  
策曰。國用維節。而尚煩於調度。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  
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操  
合。難以輸太倉。以古。今。可  
之一。全。田野之百金也。少府  
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  
時。民之方有限。人君之費無窮。  
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  
三。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素。無難勤苦。一故則不可復正。則大富  
國之謀。適足為深憂。不足為際。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近使以  
策。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此  
策曰。國用維節。而尚煩於調度。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  
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操  
合。難以輸太倉。以古。今。可  
之一。全。田野之百金也。少府  
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  
時。民之方有限。人君之費無窮。

增而不。民力所以愈困而不  
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人。  
巨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  
皆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  
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  
可。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  
遺燕卒。恃為爪牙。不可以廢。  
例。邊也。伍。半。盡民力。此不可不  
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為三。  
畜。休。送。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  
之大國。其車千乘。為五萬五千  
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歛甚  
得。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磨  
也。古者官廩之職。百二十員。漢之  
八。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邊  
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  
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為。調。度。之。求。  
日。內。郡。之。點。兵。而。益。以。上。兵。然。後。兵  
守。邊。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  
方。內。無。事。之。郡。百。年。不。識。兵。革。而  
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  
一。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  
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  
六。而。民。不。告。勞。者。地。之。有。序。前。之。得  
得。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磨。不。度

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十。是常因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反欲有限之數。常以給不耕之僮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于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慕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爲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己以率爾。陛下約己於上。則六官象化於內。百官率法於外。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善。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亦不敢。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如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百之遺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

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之宜甚詳。周法六卿四郊之內。自天子至五家。積而上之。至卿大夫。凡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是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唯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敵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也。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其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

蓋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  
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  
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管已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周  
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大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翺躁不恥之求。斯  
成俗恬不為怪。未有甚於今日也。臣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  
而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  
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  
下皆知威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  
皇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之革。而將加恩仁之政。後  
聖書少緩。必有可任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代之肉刑。  
而之於從坐之死。正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教事。皆  
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刑是也。斷民之足。使不

聖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國華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  
懲。近於滑神。祖之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為器。裁  
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祖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  
赦。恐有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  
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支則足為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為可  
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子孔之後。則夫政雖期於  
天下。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  
之足。而無之。豈所以為慎名哉。聖策曰。子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  
成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興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  
之治。則宜敘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  
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心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  
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

而承膏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商。樂親賢好德。惡貪尊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規。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實畏者。政之始也。驕逸隳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威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為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為漸。不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隳惰之所由也。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返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或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

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為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為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為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絕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為陛下深論哉。策曰。無以為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為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違。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待宜為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方可以改



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於元亨利貞，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蓋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於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一法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之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為治，相與謀於廟堂之上。至于風移俗易，後善遂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置，一制暮行而曉戈聲齊，誠不足以禁謗論，寬然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宜

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侍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幅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為。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持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奔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僕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隳器敗餽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

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蓋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數。必待智者之有爲。若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曰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菜。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指於外。而不使。乃覽正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爲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舉而拘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

人存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於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三

治道

宋徽宗即位。禮部侍郎陸佃上疏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績前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廢之善者。揚焉。元祐等更。是知廢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廢之之過也。願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為貴。大中之期。當在今日也。

南鄭縣丞李新上奏曰。臣伏觀詔書。以四月一日。日錄許中外臣僚及民庶實封言事者。臣學聞識陋。不能深明治亂之原。謹條當今急

務析為十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天不言示人以象。天子繼天。故應天以實。行無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感。以為古人之禮經。其誣甚矣。春秋書日蝕。書之而已。不言禳禱之事。而左氏乃有用牲用幣擊鼓馳走之文。書曰。建用皇極。謂大中之道。不亨則咎。證荐臻。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薄蝕是也。而古人乃避殿撤樂減膳之事。是皆不求其端而脩其末。不推原其失而細尋之。臣所謂行無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為古人之禮經者。此也。迺者四月丁酉朔。日有蝕之。在早八度。夫日宗。宗陽而象至尊。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陽生於復。至於巳則陰文盡矣。陰文盡而猶蝕。明陰侵於陽。是猶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可以不慮也。臣竊念陛下出膺寶緒。乘龍御天。純乾之象也。朔一月之始也。即以人君之始也。天其或者警陛下於其始耶。春秋謹乎始。所以舉其終。臣

子壽於始。所以慎其事。方小遠求。賢以為。朕訪落謀廟而。行。之。敷。初。自。微。以。及。著。渙。號。之。發。亦。惟。行。而。亦。返。一。設。不。當。則。舉。不。之。再。慮。莫。中。則。置。器。非。安。汨。河。之。源。而。流。平。於。不。清。亂。絲。之。緒。而。未。至於不理。此陛下所以思正其始也。仰惟陛下仁孝洽聞。睿智有臨。而文求己躬之闕。失大新憲。度利去弊。蠹而復咎。政令之感。否欲分。左右之忠邪。故未即乎正殿。而知親賢之為急。欲明風俗之美惡。故未加乎元服。而知民事之不可緩。廣垂漏泉。而懼上之德澤不下究。大闢言路。而恐下之疾苦不上聞。雖舜之紹堯。中宗之繼太戊。孝文之走代邸。稽古願治之意。不愚如此。而臣竊有議焉。自臣結髮讀書。運冠從仕。釋負薪之憂。而索大官之廩者。已十年矣。目之所親者。信。以。傳。信。耳。之。所。聞。者。疑。以。傳。疑。屬。在。遐。徼。所。聞。未。得。流。賈。生。之。涕。抱。憂。結。之。憂。蓋。亦。有。日。矣。丁。紹。聖。有。為。姦。臣。恒。命。朝。多。忌。諱。殺。身。之。益。

而狂狷之論進不得吐退復鯁其喉而不得下。見庶人之議于道。賈之謗於市。則又與國色羞而懷憤也。幸今陛下揭至公之路。來直言之口。臣雖疎愚。請畢以獻。非陛下赦而容之。孰肯有言者。臣嘗謂方今之榮權網不在人主。責任不及宰相。朋黨之風熾。臺諫之職。雖士不素養而用。師不素慮而出。土木之役興。財利之臣進。西南之。惟以虞倉卒之變。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遠上下吏不識國體。此之諫。欲以上移天意。動悟萬衆。午夜甲帳。乙其處以終篇。是亦人之芥。則遼東之獻豕者也。何謂權網不在人主。自古固有專之者矣。或在陪臣。則諸田分齊。政在大夫。則六卿分晉。在房閹。則拱手在外。威則跋扈。在談侯。則僭擬。今之弊。釋此而在宰相。曷以知之。臣嘗是。其挾天子而報私仇。樓大臣而生死之。專息于雲端。芻狗視同列。此之諫。欲裨道路側目。方哲宗皇帝春秋鼎盛。可與有為。可與無為者。

也。不於此時輔弼以仁義。啓沃以道德。今日之革明。日祥瑞。是進之以好勝喜功之心。而萌夫驕汰之志。則繫色之奉。臺榭之樂。無所不至矣。是蠱人主而奪之權也。此與夫言天子不宜登高。登高而國耗。不宜開暇。開暇而觀書者。何以異也。且神考憲度。利於民者不一。元祐諸人。變更倒易。失之太銳。既竄其身。又錮其家。廢置其子弟。蹊田奪牛。不已甚乎。於是排斥元祐者。進士取上第。小臣得要官。有可以逞憾借交者。反復誅導。而躁競之士。爭致其身。非善據人主之權者。不能為也。瑤華之廢。哲宗皇帝固嘗訪之宰相矣。禁掖祕嚴。事不得聞。而一言叢怨。焉用彼相。乃至設鈎。撫以防民口。引羣小以固本根。廷。其權分。則虛右揆。而無所為。拔。欲膠其權。則植奧援。而不恤公議。實已善矣。而田蚡之除吏尚不盡。門如市矣。而欽宗之子。婿尚撓法。作福作威。塗人耳目。尚賴祖。示法度。盤固嚴密。周慮遠顧。而承平之人。

不效變名姓以復讎。養刺客以為用。匕首雖銛利不得發盜賊之害。不效激民以首事。臣恐久假不歸。尊之不已而堅冰之漸。養虎之患。虞在後日。則是辨之不早。一爾昔吳楚七國反。以誅晁錯為名。侯景陷臺城。以誅朱异為名。祿山起范陽。以誅國忠為名。今天下嗷嗷。亦必有指宰相以為名者。臣願陛下收還權綱。總攬在己。賞罰之任。名器之重。雷動淵嘿。出神入神。編持太阿。無授人柄。豈惟天下之幸。而不宰相之重幸也。何謂責任不及宰相。古者三辰悖序。水旱失時。災異主變。疫癘迭作。盜賊竊發。蠻夷不賓。率以咎丞相。丞相亦以不務。上印綬。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勉弱之曰。君上書歸侯印。丐身謝事。是章朕之不德。其專精神。通醫藥。強起視事。以與朕共治。丞相固請。則賜之以養牛。上尊酒。不得已而許之。則杜門省愆。免冠待罪。若若朕未忍是君。其審處焉。則丞相自殺。淮南衡山捕我。而公德。

為無功居位。使諸侯有畔。逆之謀。平原東郡民多餓死。而魏相亦以奉職不脩。致災害未息。永。徽中。自三月不雨。至九月。而張行成告老。為禁。或守心而罷。方進。日。餘而罷王商。問牛常。而內史以怪。丙吉。閉。必。而陷。海者。以辱再思。乃今丞相殆不知此。而朝廷亦不以此屬。一。高堂。辭言。務養崇貴。曷。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稽攷程。按。顧。問。鹽。者。曷。異。什。己。者。游。而。若。己。者。趨。乎。八。座。議。事。而。丞。相。睥。睨。如。以。鴈。與。乞。則。一。切。姘。嬰。氣。焰。十。倍。寒。熱。自。殊。則。模。稜。以。求。苟。容。伴。食。以。希。無。責。其。問。和。事。忍。垢。者。又。比。比。也。始。霍。光。謂。蔡。義。可。制。故。引。以。同。職。遂。言。謂。陳。希。烈。可。制。故。接。以。知。政。若。是。而。朝。廷。何。賴。耶。頃。者。河。北。水。災。為。老。弱。轉。徙。箱。筥。錡。釜。軍。輅。蓋。纒。號。泣。道。途。此。州。縣。之。其。眾。而。無。給。則。又。勸。而。渡。遣。占。富。人。之。田。者。未。暇。耕。鑿。而。更。若。已。十。八。九。所。謂。賑。濟。之。法。第。行。空。文。爾。自。雍。以。西。米。斗。千。錢。而。

京東曰物價翔湧。兩蜀已。漢之民採橡實屑木皮以充其腸。而屋  
尺椽突無燧烟。獸游于市。鬼哭于庭。死者若蟻。潰麻什殆。不可  
而記也。朝廷曾不以此責宰相也。宰相亦不以此謝而去也。臣願  
下馬鎮撫燮理之任。專責宰相。則天工人績庶幾乎熙而理。百辟  
言庶幾其率屬。此國家大體。非愚臣之所能條布也。何謂朋黨之風  
盛。且堯之朝有舜禹稷契皋陶。太戊之時有伊陟巫咸。文王之朝有  
闡夭。太顛。散宜生。武王之朝有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宣王之朝則  
有山甫。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然不聞其有比周之嘆。何也。臣嘗謂朋  
黨之原。始於東漢。盛於唐。甚於本朝。為患最大而最深者也。方今其  
際。榜曷止三君八俊。其重。燭曷止八關十六子。其禍之起。曷止李杜  
三。燭之結。曷止牛李。退休偃息。而經營擠報者。累累皆是也。嘗公  
臣相笑。然漆不能。其密。神鬼不能窺其奧。張弧於前。設罽於

後。其甘如薺。其烈如蝮。笑間藏刃。盃酒殺人。其累累皆是也。自古士  
植朋黨。卒死於朋黨。風俗薄於朋黨。機務廢於朋黨。由朋黨而亂法  
者。非一日也。一黨去。一黨興。根株蔓延。不可。天子巍然其中。為  
之證佐而已。既排其人。則反其言。其言反。其以變勢。不得不然也。且  
遷君子。連小人。太平之本。基可則因。否則革。天下之良法。前日之  
無賢不肖。一切目之曰。元祐黨。詆之惟恐不力。前日之法。無可與否。  
一切目之曰。元祐法。變之惟恐不盡。逐之惡地。褫職削階者。五十  
人。實緣薦舉。從而遷罷者。又不知幾何人也。如時讒媚之人。為十九  
章。以激怒。皆宗皇帝。和之者。縵緯如織。雖。若人。蒙罪以去。近  
天下不知其由。謂其有。則昔漢桓帝之。止於殺李固。憲宗  
止於。八司馬。不如是之甚也。然猶明告天下。使知之。夫。不  
可。罪不可。嫉之者。與天下同嫉之也。棄之者。與天下同棄之也。

奈何執政者實以改黨而反以罔上。又以罔上者耶。元結訴理。欲三改過不容。俾之自新。捨此無他意也。日月之公。而更則人皆仰之。聖人齋浴。猶可以祀上帝。而舍垢國君之盛事。以過古人之用權者。也。前日設訴理所執政者。卑刻薄吏司其職。按則切案。讀吹求痼病。察其而摘之。所雪者輒報罷。而誣誤者益張也。是豈聖人記功忘過之義耶。夫治道惡太甚。見淵魚為不祥。尅核至則一不肖之心生。疾不仁。則為亂之心速。况已湔濯之矣。而復治之何也。天所以闢告訐之門。而長怨讎之府。欲以此召迎和氣。弭寧天災。得之于茲朋黨之弊也。臣言及今。人不勝天。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此忠邪之分。在直之與所以有待於陛下也。陛下臨御之始。召元老于外。咨以大政。海內之主。咸謂直道更興。正人在上。而猶懼張權輿。作坦腹之謠。劉崇。有借府之哭。則人主疑之而不察。昔小白問宮。朝於管仲。管仲曰。臣

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者。害霸也。唐欽宗謂宋申錫。孤直擢而任之。王守澄誣以不道。幾弗免死。此又在陛下待之以不疑。而察之欲其至也。何謂臺諫之職。輕古者御史大夫。次丞相。司諫。亞九卿。皆天子得自除授。非以時薦而時用之也。非限乎資格也。故各其居。則曰御史府。或曰肅政臺。名其官。則曰中執法。或曰大司憲。嚴其任。則為風霜也。端其本。則曰綱紀也。分左右。諫諍。輔人主。格非心。糾百官。不如法。如豸之觸邪。如草之指佞。勅容其批也。詔書許其封還也。裾容其牽而止也。檻容其折而勿治也。何者。司聰欲聽。司明欲明。使下之情上達。上之過失。以時而聞。元首之耳目。不壅蔽。而無飾。非是事之失。假之以疾惡之權。而實自以為助者也。若人君自聖於不。而室相怙。外沉之手。以閉拒公議。則臺諫之官。結舌飲忠。約時。情以云說。殆未免過屠門而大嚼。立仗馬者不嘶。尚可希片言之助。以



竊進者子沮排小人也哉。然用之非其人。則將據要津以自保。而一切觀望。假道烏府。以為清要之津。委委備位。否則懷怨隱隱。席風聞以擊其私。而為之地者。又安其說而不疑。是非寄雌黃於匹夫之齒。亦以此然。繡仗斧者。所以不厭其心。而至公之柄。反困於倒持者也。亦未聞而近以直敢養士氣。而俯仰寵拔。與之溫言。賁之禮物。以吐其骨。鯁而白獸。以助勁力。賜黃金。以比精厲。而區區言官。猶車中女。三日婦。卷懷皂囊。而伏蒲請劔。寂世不聞其人矣。亂之初生。臺諫為虛名。亂之又生。臺諫為備物。鄒浩以言立。后事得罪。中外之士。恬於故常。寧為轅駒。安於秦蓄。容容日久。一聞其風。則或笑或駭。立朝右者。或目而憎之。嗚呼。古人之所甚易行。今人之所良難知。此表世之弊。而見於華旦者。甚可傷也。夫世無採詩之官。以什民言。又禁之使不得言。道無朝端之木。以佳士書。又禁之使不得陳。賢良糾廢。而人吞

直聲。匪函名存。而士司冷局。天子所賴。獨有臺諫官爾。臣竊謂哲宗皇帝。強明疏通。不待劓拂而曉者。大臣專恣。築塞言路。外峻刑法。以拒脅來者。士欲全身遠害。呼吸以終天年者。亦不肯自投諸淵。然而鼎鑊白刃。若置之通達。付之士師。考其疏論。萬萬不中。則坐之誣罔。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何憚而不為耶。迨者陛下。擢豐稷。孫諤。龔夬。陳瓘等。列之殿陛。斷自聖知。大協羣情。臣願陛下。每於閑暇之時。旁採清議。區設名流。躬自拔識。不以付大臣。使行私恩。以叛公正。而臺諫士。自以為天子門生。則効誠竭節於萬鈞之下。而羔裘之正直。晨風之飛集。足以跨越古昔。茲事體大。伏願陛下。不以臣言為愚。而力行之。亦社稷之福。致治之本原也。何謂士不素養而用。古者開石渠。東觀以論經。天祿以讎書。宣室承明以訪問。皆天子自育人材。平居無事。養之有素。一旦加諸上位。使之陳力。就列左之而宜之。右之而

有之。以為相而廟堂無備位。以為將而閫外無敗績。使之昌言則真御史也。使之居百職事則名卿才大夫也。置之近侍則正人。列之鄰國則循吏。其未用也。則或目之曰。此國寶。此南金。此清廟器。此明堂材。此千里駒。人主振其侶。若鸞鷲。高其選。若瀟洲。時雨之保護。菁莪之樂育。而巖穴幽隱。玉彩呈露。下僚英俊。雖處穎脫。號為得人之盛。而三館之士。天子往往徵幸其處。慶士布衣。得占詩進見。載之輅車。導之金蓮。使參鈞。大帝所之游。以激獎英氣。故拱北之把持。有干雲之志。而一斑之於兔。有食牛之量。或引之便殿。訪以外事。宰相所不知。諫官所不言者。借筭假筭。得盡間燕。而內相帝聰。日間所未聞矣。非養之有素。試之亦有素矣。今郡國庠序之地。以家老圃。太學教化之原。以宗游譚。謂他時十科。適增長浮競。而口者宏詞。又關通權吏。其與近者。皆近臣之子弟。四方寒士。才力雖高。奈有司之不公。不

者何。自丞轄而下。府寺之要臺閣之妙。至一守一監司。遷除補敘。出自權門。天子領之而已。且管晏之智。不可以方伊尹呂望。伊呂之功。不可以擬風后力牧。騏驎千里。駕馬十駕。此鍾百叩。沙石一擊。人之才器之相遠也。非今日矣。驟而談兵。則括不可以將。驟而用客。則武陽不可以使。司晨必難。吠盜必狗。織必婢。耕必奴。其所以養之者。乃求所以用之也。臣嘗謂粹美王道。務澤治政。卿雲黼黻。以昭回雲漢之章。盛時豈謂之人。而代玉言。標帝制者。詞氣卑弱。反切國體。俗失之儷。輕失之誣。祗糠我制度。斷絕我繩墨。所謂大雅溫厚之訓。簡嚴易直之文。或近於嘲罵。不禁於攘臂而碎之。此議者所悖。而流之流。厥適資夷狄之笑也。至於治河者。以河決奪官。奉使者。以辱命削職。廉吏十一。貪吏十九。民社之託。虎庫之寄。污穢簡慢。更議而去者。略無虛日。夫蟲莫知於龍。劉累豢而蓄之。獸莫厭於虎。梁鸯養而馴

之士不可養。欲亦不可用。欲以楚猶多賢臣。以衛猶多君子。皇宗造  
邦。百有餘年。文物之盛。比踪三五。非楚衛區區小國之比。而一職之  
闕。緩急擇人。則天子假名器於近臣。近臣歛息。意於私家。大起寒  
之嘆。甚無謂也。臣願陛下養士以歲月。日與二三元老講論人物。磨  
礱漸勸。取其姓字。書之屏風。覆之金器。舉而用之。以為治世先。從  
氏之望。以新天下之耳目。豈不偉耶。若夫朔方節度。得其姓不得其  
名。歆後鄭五有其名而無其實。除韋巨源而朝廷解體。用牛仙客而  
士大夫養恩。房瑄有浮虛之名。崔湜無經濟之略。是又人主不可以  
不戒也。何謂師不素慮而出。臣遠不敢舉三代。近不取五季。其開疆  
三專封。而割據山河。戎狄亂華。而腥膻河洛。如魏晉之時。則臣不復  
指喻。臣嘗謂漢唐之地。廣於本朝。而法制不及。法制不及。雖多奚為  
也。漢興封建子弟。大啓九國。葉代有鴈門。以東齊趙有常山。而南吳

楚奄龜蒙而有之。荆吳擅江湖鹽鐵之利。淮南摠山澤之富。諸侯之  
國。聯三垂而控胡越。天子止有三河。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凡十五郡。  
而公主湯沐。列侯之邑。尚在其中。唐列藩鎮。以為附。而大曆正元以  
後。益更負橫。田弘正盜有魏博。王氏盜有成德。朱氏有幽薊。李氏有  
淄青。劉氏有宣武。吳少誠有淮蔡。或一傳或再傳。或三四傳。或一姓  
或再姓。或三四姓。四郊多壘。唐天子號令所通者。不過河湟數郡。是  
四海之遠。賦之所入者。十之一二而已。遠惟祖宗深鑑漢唐之失。以  
立法。詒孫謀。而不窮。內無封建藩鎮之失。外無夷狄侵擾之患。坐而  
守此。萬世帝王之宗也。以中國之實。甲馬之利。可以坐拊四夷。而  
宗不肯輕舉。而輒啟者。智慮深也。澶淵之役。豈得已哉。方今西方用  
兵。連年不解。青唐之勞。民廢財。職此之由。永念神考之志。謂柔夷驕黠。為日已久。便承

我黎庶。度劉我邊。陸天威震疊。欲待時而。舉無遺策。睿謀神弄。巨  
 愚不之。以知之。然。正竊觀夫積粟如山。是臣。於民有制也。宿兵於邊。  
 是教於民有法也。志已先定矣。計已熟復矣。糧已積矣。兵已練矣。一  
 舉而用之。豈無成功也哉。今廟堂之上。倉卒下造次。築一城。傳一。一  
 見顏面。資乎四出。使之拓土至玉門。列張以酒泉。武威等郡。以漢之  
 帝時。若是。不知朝廷。以何以為賞也。日者固。有安發救援。行軍死地。若  
 師。費。財。開。輔。空。用。是。皆。慮。之。不。素。也。且。今。一。關。請。命。未。必。不。色。推。子  
 之。野。心。而。築。城。乎。降。未。必。能。斷。匈奴之右。臂。凡。而又。契。丹。輔。車。相。與。登  
 復。勝。負。強。弱。之。如。徐。起。而。乘。我。此。尤。令人。之。心。今。欲。進。兵。亦。未。可。擇  
 已。亦。未。得。臣。願。下。遊。擇。良。將。堅。壁。以。守。之。休。士。之。訓。練。加。勸。積。蓄  
 是。誠。待。時。而。動。一。追。述。神。考。之。志。所。謂。萬。三。之。師。豈。不。難。耶。何。謂。上  
 木。之。役。興。臣。嘗。大。禹。之。卑。宮。室。不。如。燕。之。茅。茨。不。擊。之。者。必。有。意。也。

萬戶。不如文帝。以中人十家之產。以禮考。天子之制。有三。朝。有。先  
 門。以考工言之。百。人。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凡。人。有。明。堂。其。度。如。此。而  
 已。治。人。事。天。以。養。體。者。亦。惟。如。此。而已。洛。邑。之。營。止。均。諸。侯。之。會。不  
 聞。其。為。遊。觀。之。者。公。臺。之。作。止。同。庶。民。之。如。也。不。聞。其。崇。私。已。之。奏。者  
 何。治。未。央。孫。盛。之。論。以。為。開。後。世。之。修。揚。士。不。營。仁。壽。臺。之。料。以。為  
 必。婦。人。之。說。請。以。點。聖。夫。夫。君。則。極。不。可。口。奇。集。于。學。亦。集。于。禮。者  
 譏。臺。不。可。為。故。何。房。就。而。大。盜。興。紫。閣。成。而。園。用。焉。驪。山。幸。而。長。之  
 先。成。而。二。以。至。乎。游。姑。蘇。者。分。銅。雀。未。暇。田。雨。之。避。而。招。兵。火。之。憂  
 再。行。宮。室。之。場。不。堪。木。秦。之。嘆。者。豈。數。有。之。殆。未。可。法。也。通。者。可。事  
 之。定。觀。禮。之。制。以。般。之。斤。上。輸。之。巧。晝。夜。鑿。作。丹。砂。曾。青。之。所。圖。繪  
 香。芬。桂。楫。之。所。然。奕。碱。金。玉。以。次第。為。步。刻。龍。蛇。以。飛。走。為。戲。陶。瓦  
 倍。於。南。山。之。土。釘。頭。多。於。太。倉。之。粟。以。鬼。為。之。尚。憚。其。勞。以。人。為。之

皆知其不可而又著飾服御增崇佛廬六司農不能供無嘗之求諫  
官御史亦嘗有一言之及閹寺希寵則樂成奇麗以蕩搖天心庶幾  
荒淫不度顛倒豈亦以滋禍亂之芽而探藩命令與知朝政以隨  
祖宗之法者在旦暮也幸陛下繼統以清躬先天下黜淫靡之觀究  
文質之盡前此者已罪而勿居則後來者宜勿啓也臣伏願陛下日  
慎終戒防微杜箠書無逸為元龜置歌器於座右反席儒者而與之  
考古今成敗之由庶懷民力而濟之仁壽之域則堯禹之至德孝文  
之養淳亦陛下所常行而不為異者也何謂財利之臣進夫先王生  
財有政理財有義而論道者以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說禮  
者以謂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使養天下者揣本齊末厚其  
人而薄於已知所謂不貴難得之貨則雖借黃金白玉以翼而不  
飛借明珠以膠而不能走非特使民不為盜而已也知所謂不必藏

於己之意則亦給人足猶吾之眩篋而掌撻盈虛米如江河積於  
山不特焚燒無所藏之非特惡其棄於地而已也季道末世經傳  
下猶寒家細民務爭錐刀而有司之吝賢士大夫不敢輕議其得失  
則桑羊起而為公卿皇甫錡進而至宰相財利之臣得志矣且計  
所以滕君有倉廩府庫為厲民而記之者乃謂倉有紅腐都有朽蠹  
為富國之美談王制者又謂國無九年之儲則國非其國而鑿古者  
則曰鉅橋之粟洛口之穀為興王之資則財用之積散與夫取予之  
多寡果在於時君世主因事趨變不捨狼戾為有餘不强殞獲為  
節求適於當而已夫以父權子則必貧且旦伐木則必不斲而寡  
之利童子之餉無非吾國與天下也若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  
之細章彙負各為其意以歸見於聲色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  
所以父母子民其愷悌忠厚發於詠歌俾於金石以至於今而不

也。方今利孔百出。臣不敢徧舉。獨指虐民之大者一事。為陛下略言之。且滿山以為茶。民之朝暮不可闕也。曩者以謂戶部之計茶利。入不訾。邊防之用。仰此以為喉吻之哺。我朝廷假其權。大臣怙其重。而司其事者。過桀跖之徒。奉其法者。行水火之政。臣官漢中。目擊其事。利之所在。民賴以衣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未易可遏也。而比至禁其私販。五木巨械。鉗首貫足。考一逮十。考十連百。因圖無虛刑。鈐半道。而冤痛之聲。至不忍聞。夫騰茶之真數。十倍於草茶。而其罪惟均。細民輕以觸法。自昔然也。今官賤其直。以市園戶。不吾市者。為私售。酷其威。以脅州縣。不吾從者。為沮法。陛下試令諸路提刑司。具賭獄以上聞。則緣茶事坐者。十倍其他也。交通貧富。質遷有無。商賈之職也。茶事半天下。則商賈不通。商賈不通。則關市之征廢。他司歲計。日撥削矣。而又月計軍儲。官吏之費。以摠侵欺。失陷之數。其所

僅償所亡。是所謂朝四暮三。割膚肉以啖口者也。至於縣官苟旦夕之譴。則抑配良民。以津積滯。而他司按劾。所不得與。鋪兵為盜賊之淵。則轉寇良民。以資口腹。而有司坐視。所不敢訶。故每茶使一過。則聚罵族誹。思鬻其肉。並其臍。呼天而詛。謀牙而伐之。何啻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奈何朝廷益重而委之。臣所謂射利之臣。進者斯人之徒。不陛下之於遠民。忍不聽此。而於怛之。推閭閻之疾苦。以其大者。如陛下以為益池之壞。未復國用。尤急於余利。又神考已施之迹。不遂。輟則宜求長厚之吏。以補使者。少緩以禁。支計博買外。許之通商。則德澤下流。孰有遠邇耶。何謂西南無以備。而虞倉卒之變。夫患生於所忽。而燕安為鴆毒之懷。壞防之水。始於蟻穴。拚飛之鳥。兆於蠹。致聖人於萃乘之時。除戎器於既濟之行。思患而豫防之。今朝廷惟知備西。而不知西南之可備也。且自岷茂黎雅以南。正古之南。

南詔西並接吐蕃北抵益州東抵黔中自唐時已更臣而盡叛  
 羅厚之攻雲南劍南節度鮮于冲通乃白崖城之敗天寶中與  
 與吐蕃并力入寇令其下曰為我取司為東府社元穎治西川  
 嵯顛乃悉眾掩印戎舊因陷三州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掠子女工  
 數萬引而南今南蠻種類已離而不合西戎道里自梗而不通其  
 不能并一然國家晏寧日久兩蜀之民數世不見風塵之警白首  
 居附子孫以待晝賈劍買書廣弦誦以竟日外戶弗闔而無有  
 行人千里而不持寸刃恬玩已久臣恐一旦有急則劍外州郡  
 為重夷區皆是入無人之境而莫之嬰拂者矣臣蜀人也知之詳矣  
 乞第寇濫川里阿丹寇茂州上煩朝廷命帥遣將而飛覽之讀  
 臣第寇濫川里阿丹寇茂州上煩朝廷命帥遣將而飛覽之讀  
 臣第寇濫川里阿丹寇茂州上煩朝廷命帥遣將而飛覽之讀  
 臣第寇濫川里阿丹寇茂州上煩朝廷命帥遣將而飛覽之讀  
 臣第寇濫川里阿丹寇茂州上煩朝廷命帥遣將而飛覽之讀

月當香藥屏馬以去不問其他萬一有變不能守也以上有城  
 也而無樓櫓有金鼓而無閑習矛楯以備易良弓矢以柔易堅甲  
 櫓潰而不復治障候弛沓而不復明一有變是攻與守皆無其具  
 也此年城眉蠻獠以關中不平即色人掠牛馬以歸兩林種至擊  
 上使擊山開道直趨盧山以市珠馬為名其意果安在耶使之有欲  
 為岷江之志而吾兵不能戰邊無良具則斬欲  
 之頭虜騎劫之兵出入自如蹂躪數千里之地而民畜為之一空  
 臣所謂西南無備而虞倉卒之變者一也伏願陛下勿以臣言為  
 詔循守備益屯戍選清白知兵吏以任之斯遠人之福也何謂  
 相蒙而有棄徵之漸昔賈山謂秦以不聞其過失而亡故杜牧之  
 接秦秦非天下也春秋書梁亡之氏言自取之也穀梁謂心  
 耳目盡於己皆叛梁自亡也周之天下自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而  
 自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而自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而自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而

室遂微其亡也。非蔽之罪也。秦之天下。自二世暗弱。趙高專恣。其  
也。非子嬰之罪也。西漢之亡。非孺子也。此於元成之不斷。東漢之  
非也。由於威靈之不君。唐自代。始息至昭宗而遂亡。夫人  
一疾。言在榮衛。有在四肢。有在心腹。然非一日而成也。在榮衛四肢  
一疾。為之不寧。在心腹。則四肢為之俱廢。榮衛四肢之疾。緩而可  
治。心之疾。急而欲急攻之也。望色。驗舌。以知病所從起。不待症至  
而治。謂之良醫。朝廷天下人王之一身也。仰惟太祖太宗之德澤。而  
結愈遠。神考之紀綱。維持不絕。固無日之病處。蓋嘗治之於未然而  
已。臣試言之。夫黃河貫地中。猶人之氣。東流而過。鄙猶四肢。大臣猶  
榮衛。一壅。疏渠以泄。然後河乃安流。受於東。或決於西。譬榮衛之  
一結。而為癰。癰緩而絕。經絡。一不流。則其利而為毒。一  
一。結。而為癰。癰緩而絕。經絡。一不流。則其利而為毒。一  
一。結。而為癰。癰緩而絕。經絡。一不流。則其利而為毒。一

賢不勝。今邊鄙之臣。或虛張戰多。或擅舉所得。苟日而之。其  
久。意是養疾於四肢也。前日大臣專恃觀命。頗有德色。貪天之功。  
為己有。台言之於前矣。上賴左廟古仁之休。山川百靈之助。而機臣  
接乎不得。不幸而有他變。則莽之文詔。操之姦謀。掘起而萌亂矣。是  
藏疾於心腹也。一身而有此三疾。臣謂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  
者。此也。陛下即位。神器攸屬。人意所歸。而又文母厚德。儀坤徽音。嗣  
世沈幾。意養而同道。運扶日虞。何下土之照。共斷大務。而  
施設。措心神。命同。則不必巫咸和經之術。滌腸紓腹。肘後萬金。反  
棄。起廢於急迫。尋常之間。彼榮衛四肢。心腹之疾。徐診而治之。寄  
所及。聚盡任事。尚未為晚也。在陛下。慈之何如耳。且今天下如盤石  
太山。陛下求直言。而臣以自古危亡之君。以為陛下之鑑。不已過  
乎。雲霧而因許矣。而咸帝止以不諱何。語為口實。韓愈表佛骨。固切



矣而憲言止以天子天從為乖刺。是一君者有拒諫之實而無好諫之志。夫三為陛下道哉。臣繹考西山。一朝無葭葦之親。負笈賢關。終歲惟雅言之學。省無以自適。而載色載笑。獨於借書乞火。居下位。不能增上官以釣名沽譽。所養如是。殆一木彊人耳。如上所陳。皆朝廷已行之迹。衆人之所不足言者。無裨而土政之萬一。而祗自以為然。伏惟陛下天縱之聖。自誠而明。既恭默以思。昭曠之道。又緝熙而成。光明之學。昔人求禮於野人。求道於瓦礫。問迷於童子。每况愈下。謂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而臣之井窺管見。區區欲罄。而終未能已也。臣嘗惟天下之事。莫尚於密。聖人之功。無日少於勤。昔陽慶父言。狐射姑不可得。晉君以其言告射姑。射姑刺慶父于朝而奔狄。高宗欲廢武后。上官儀諫之。及高宗見后。則曰。是皆上官儀教我。而武后卒殺儀。上官儀之仰舉趾之高。儀可慙也。而勇則其中心而在。馳逐後在。音聲志

在內也。而或見於外人。君可以富貴。生死天下之士。未發其機。而人已逆而合之矣。况以不密者乎。故臣願陛下尚密。則無過事明皇之切致。意勵精。普復貞觀之治。而開元之間。號稱太平。晚節急荒。聲色遊宦。失道敗度於天寶之末。可為歎惜。夫禹之勤于邦。文王之日昃不食。非謂其勤于始而已。始始而終終也。十日暴而一日寒。百年為而一日廢。適遠中畫與不適同。深耕不穫與不耕同。故臣願陛下貴勤。則無棄功。若夫血氣之戒。精神之用。隙不在太失。不在小。永惟陛下深思而長念之。則天下幸甚。臣誠狂妄。干犯威顏。臣無任瞻天望聖。敬切屏營之至。

唐元宗元年。李朴上奏曰。臣聞天下有事不足憂。無事深可畏。人情勞則思逸。則肆。故方其有事之時。則憂勤恐懼之心。能以危亂而至於治安。及其無事之後。則驕盈怠惰之氣。亦能以治安而至於

危亂之將七政齊於上。百獸舞於下。可謂安且治矣。而君臣之間。惴惴然若憂危。禍亂之將必至。何也。知治安之不足恃。而驕怠。情且隨其後也。臣竊觀國家聖作明述。自古太平之盛。未有久於今日者。此正天下所謂無事之時。而臣所謂深可畏者也。伏願陛下思創業之甚難。懼守成之不易。親睦九族。風示萬邦。好惡不畱於心。喜怒循理而動。體仁愛之德。而濟之以剛。破險詖之論。而平之以恕。知君子所以致治。而慮其難進。則任之勿疑。鑒小人所以致亂。而防其易入。則去之必速。除心術之害。然後可以育人材。勵廉媿之節。然後可以肅仕路。辨嘗試之說。然後可以未忘言。臨老而邊隙可慮。莫若以自治為守禦之策。民困而國用不足。莫若以節儉為富庶之本。觀浴化而通其變。議政事而處其中。執持雅綱。愛惜百姓。日謹一日。保其初志。若是有言聖政之所當急者也。雖然。所以致此者。有本矣。三

聞昔周成王即位。召公為之保。周公為之師。同心輔導。嘗致謹於起居言動之間。唐太宗開文學。選道德名儒。十八人為學士。雖飲食游宴。十八人皆未嘗不在其中。退朝與討論古今。所以成敗。輒至日。冥夜分。故成王能光昭八武之業。而太宗一獨高三代之後。無他。知所以自治。而天下不足治。大臣誠知陛下聰明仁聖。性所自得。然而聖人者。德配天地。而志常不足。不識陛下夙興視朝。擁經左右。詔德意志。慮者誰乎。陳前世廢典治亂。請得據舊鑒新者。誰乎。退居深宮之中。無見聞。居所以備顧問者。誰乎。今雖未能遠法成周。立師保之官。宜且近倣唐制。大開學館。博選通儒者。德使侍經幄。萬機之暇。孜孜與之講論。正心誠意事天治人之道。雖陛下聖性所自得者。臣願益加聖學焉。此臣之所聞。下者也。臣又聞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此三者人主之要道也。臣

請為陛下別白而言之。所謂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者。何也。臣聞自古有道之君。不敢失一夫之心。以天下者。一夫所積耳。是故為其欲壽則與之輕刑。為其欲富則與之薄斂。為其欲逸則與之緩力。凡上之禁令。臣金體惡。一不當於天下之欲。惡是以天下亦相與安之而已也。後世有若韓非。商鞅者。始道其君以勝天下之事。其言曰。權勢法制者。人主之操術。彼天下者。必於我而聽命者也。而屑屑若是。是以天下為匹夫役也。故或勝之以擊鉞。或勝之以剝削。或勝之以戰鬪。安忍自恣。仇讎其民。不勝其害。則相與合天下而勝之矣。臣故曰。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一也。所謂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者。何也。古謂人主勢能生殺禍福人。而不能變天下之公議。堯舜三代之時。則公議用於朝廷之上。以賞功罰罪。違賢退不肖。而行於天下。至其亂則廢於朝廷之上。而竊竊然發於閭閻之間。又其甚而設誹謗

之法。以杜天下之口。則又不發於閭閻。而鬱於人心。最甚者。莫若秦也。立為腹誹心謗之誅。則欲併取其人心者。而去之也。然且獨能禁於一時。而卒大肆於後世。何則。所謂公議者。其本與天地並立。而是非出於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者也。知其不可得變。而使或發於閭閻。或鬱於人心。或肆於後世。孰若舉而用於朝廷之上。行之天下乎。臣故曰。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二也。所謂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者。何也。臣聞人主者。天下之本也。心術者。人主之本也。養之以道德仁義。則終身而未足以為功。動之以回邪淫泆。則一朝不可勝其患。是何欤。道德仁義難全。而回邪淫泆易溺也。古語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故吾欲尚恭儉。彼則攻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以煩苛。吾欲務厚下。彼則攻之以聚斂。吾欲用正直。

彼則攻之以佞柔。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並至。人主又惡能以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溺者哉。必主之以平。照之以清。持之以誠。恐恐然若寇盜之將至。而蚤杜其窺覷之漸也。不然使之乘吾徘徊猶豫之時。一投隙而得以自售。則浸淫敗壞而終以不悟矣。臣故曰。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三也。知此三者而大本立矣。臣愚不勝惓惓之忠。惟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

左諫議大夫陳次升進戒豫六事奏曰。臣器非適用。材不逮人。夙蒙神考之誤。知擢寘臺屬。遠事哲宗皇帝。又叨言責。迄無善狀。終以罪廢。陛下即位之初。搜羅人材。振拔淹滯。起臣於烟瘴之地。擢貳烏府。今復除臣諫議。臣自以天資樸拙。學問迂疎。辭章屢上。天聽莫回。拜命以來。不遑夙夜。思所圖報。輒取古先哲王。洎我祖宗之大猷。作為六事。一曰體道。二曰稽古。三曰修身。四曰仁民。五曰崇儉。六曰用人。

以豫為戒。欲陛下念茲在茲。使聖躬無過舉。庶事無不治。亦芻蕘愛君之義也。謹昧死上進。

其一曰體道。臣聞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無偏無黨。而蕩蕩乎民莫能名。是以先王揆才。頒政。量能授職。設為宰輔。以經邦國。以理陰陽。以制卿士。以撫四夷。而又使夫通世。明治體。多識前言。往行者。繩愆糾謬。而議論之。故能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彼昏不知。或獨任宰輔。或偏信諍臣。或嘗推誠為其所誤。而兩棄之。甚矣其惑也。故書史特詳書為萬世誡者。如秦之李斯。趙之高。漢之王莽。董卓。唐之李林甫。盧杞。皆其君之所獨任者。至於姦佞滿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譬猶掩塞耳目。而運股肱。其可濟乎。樊豐周廣之於

孝安朱异之於梁。武裴延齡。韋梁羊之於德宗。皆其君之所偏信者。至於奪公輔之任。挫宰相之威。讒慝忠良。稔禍社稷。譬猶芟割其股肱而任耳目。其可濟乎。漢武以英雄之資。即位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其獨任田蚡也。入奏事則語移日。所言皆聽。養成其罪。遂致有吾亦欲除吏。何不遂取武庫之怒爾。後惟偏信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徒。以辯論訕辱大臣。至於交私諸侯。潛蘊譖訴。劫殺親王。訖未嘗有得其死者。漢武之志。豈以其嘗獨任宰輔者如彼。偏信諂臣則又如此。故兩踈之耶。由是詭誕之士。奇邪之術。乘隙而進。無正救者。故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邪怪。巡遊亡度。哀痛之詔。由是作矣。臣聞仁宗之御天下也。民到于今稱頌盛美而不置者。豈有他哉。不為不執無偏無黨。如天運之無積。故民心歸而海

內服也。觀其用言者以罪范。所淹之黨。及翻然而悟。皆大用之。唐介以彈文彥博。貶未幾而復其官。以衆言黜歐陽脩。因范鎮一言而留之。機圓術妙。不可劫乎。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獨任宰輔。計行言聽。莫之敢抗。汲引賞與。沸騰于朝。臣恐其竊弄威柄。而陛下厭之。以致改轍而徇信諂臣。以墮於漢武之失。苟不出此。若或委心腹。寄耳目於近習。則禍愈亟矣。可不謹哉。

其二曰稽古。臣聞堯舜之道。載於二典者。其目雖多。而總其大義。皆曰若稽古而已。而傳說之。或高宗亦曰。不師古訓。于何其訓。詩人之頌成王亦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夫帝王以一身而應萬有。苟不該博古今。以深究夫明君賢臣修身治國之要。焉功偉烈。謀猷方略之施。與夫昏重賊亂。禍根罪首之由。取是捨非。觀古道以御今。其何以堪之哉。是故堯舜之所以若而

順措而考高宗之所以師成土之所以學者如斯而已矣若夫  
略典墳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競一韻之音爭一字之巧者此  
腐儒之所為而蘊德行志功石者鄙之况於帝王日有萬機而  
盡心於舟楫之間極意於烟霞之表將焉用之隋煬帝尤善於  
文不欲人出己右薛道衡被誣而死則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  
否王賈之誅則曰復能作庭前無入隨意綠否又曰設令朕與  
士夫高選亦當為天子梁武帝父子尤刻意於文學乃至陰陽  
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碁無不精妙又何補於治適足致亂耳  
何則既騁此以為智能矣則必恃此以驕慢天下故賢者由是  
解體而小人競學是以資賦煩則向之所謂智能者翻為亡身  
之具遺後世之所笑者臣聞陛下潛德淵邸時則已龍章  
墨矣即位以來好為詩曲以賜親幸鑄石鏤板傳播遠近

過計恐天下之人不能盡知陛下由天縱一能不思而得肆筆  
而成安以前代帝王之制藉為厲於雕蟲篆刻之細為比且曰  
天下之政未理而游心於此豈不為威德玷乎又恐用小人  
能是者則士風靡矣臣願陛下痛屏浮華無用之文不使膠於  
心術惟一以切磨治道聽政之誠躬問書史取其闕國家之興  
衰生民之休戚成者嚴之敗者反之以資益聖治之道以懋稽  
古之德豈不偉歟

其三曰修身臣聞之詩曰鶴鳴十九皇聲聞于天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易曰行發乎通見乎遠三修身之應也如此應觀古之創  
業之君與夫中興之主承乎亂之緒其俗其民久已安於無  
治急之則怨緩之則偷賞之則勸刑之不變於斯時也而能盛  
造天命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治之效可計日而待者豈有他

我蓋明乎人。可以誠感。難以言說。乃正其心。以及身。正其身。以  
及國。故道德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美也。何則。人君之所恃。以  
有天下者。曰天命之。民歸之。二者附之耳。而天親有德。民懷實  
仁。邦無道。則賢者卷而懷之。且三者皆非備身。則莫能致。不然  
則昭昭之鑒。可以矯飾偽行。而欺之。幸。德化之心。可以與金寶  
寶而召之乎。有道之士。可以言爵厚祿。而誘之乎。非所聞也。又  
况君者。民之師表。動靜舉措。莫不於中。必形於外。民影從矣。將欲  
興崇禮義。厚人倫。而美教化。其可以言率之哉。此孟子所謂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也。且。牧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  
屋可誅。豈民異習哉。格之於心也。魏武好法律。而天下貴刑名。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以上異尚。執格之者異也。此皆前  
事之驗也。其可忽乎。仁宗嘗言。吾非處於逸。其閱之。屢謂久而弊

命王誅復書之。且曰。朕不欲背聖言。乃置之左。取堯經。天子孝  
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命。蔡襄書以對於右。欲使聖言時存乎顧  
眄。雖以聲為律。而身為度者。何以尚茲。其興事造業。制度遺文。  
獨超於百王之表。宜矣。臣願陛下。適追仁祖。謹嚴身修。日新其  
德。使百官有司。相倣曰。聖德如斯。其可自怠。巖谷之士。相勉曰。  
聖德如斯。其可自棄。敎民戒其子弟曰。聖德如斯。其忍犯上。盜  
賊率其黨。與曰。聖德如斯。其敢猥厥。如是則成康之治。可立而  
待也。

美四曰。仁民。臣聞天之視聽。在乎民國。國之存亡。繫乎天。王者之所  
以得天下者。民歸之。而天命之也。所以失天下者。民叛之。而天  
禍之也。是故。民歸一德。大乃命湯。庶民子來。天乃命周。百姓弗  
善。大乃命桀。民罔不欲。天乃命商。命。黔首愁歎。天亡秦祀。百姓

之也。其所以能覆舟朽索御馬為戒者豈徒念民  
之忍饑則強者為盜賊弱者膏草野耶。誠恐人君因之不免其  
罪而毀辱及其宗廟困窮及其妻子也。夫為人父母而生靈塗  
炭為人子孫而宗廟毀傷貴為天子不能保其身以及其妻子。  
豈宜忍哉。是以盛王兢。欲崇業以圖治者誠畏此耳。惟知畏此  
故惡不非貪輕徭薄賦使民家給人足。知禮義廉恥之尚舉天  
下而安樂之也。頻年以來水旱屢作疾厲尤熾而兩河之民服  
役科徭煩費愁苦而官司催科急於星火貪墨之吏從而誅求  
窮民所以痛心疾首嗟慄危懼也。陛下雖屢形命備陳至  
誠以憂民疾苦之意惠澤之下如置郵傳命今日公然廢格  
事之二是事於明縣以痛哉自古所患者君不壅而不下

達民情籌而不上通以致君動恤而民不懷。夫此言而君不知  
至於離叛危二者踵相及也。臣願陛下中勅臺諫盡司常切糾  
察嚴刑名以杜絕之。如救拯災溺以幸社稷。

其五曰崇儉。臣聞禹卑宮室。惡衣服。克儉于家。以有人下。再傳而  
之。太康則已色荒禽荒矣。及桀之身竭百姓以為宮。而天下  
亡之。唐明皇之初。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鑄以供軍國  
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前殿。及其晚節窮天下之侈。不足以供  
其慾。由是觀之。創業之君。昭儉以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  
也。於克儉者。其終潛至於驕奢。况無以啓迪後人。不謹其始者。  
豈天下習安於侈靡久矣。於今為甚。貴介之族。與武兼并之家。  
燕飲之物。歌謠之具。窮奇極巧。以相傾勝。銷金鑄翠。旬朔異。  
一領之細。至有千錢之重者。此風其可長哉。臣願陛下以道德



為賢仁義為華。以珍玩奇貨為喪國之斧斤。以珠玉繡錦為遠  
心之禍。毒以夏夏。蓋宗之絕其根本。痛自裁抑以禁之。褒進朝士  
之約。素清務者。取退主。嗚呼。驕奢者。以敦薄。德不美哉。昔孝  
文惜百金不為露臺。而天下不貪。滋殖。晉武焚燒。頭裘而士敦  
朴素。唐太宗以二隋為鑑。而公私富給。夫失節之嗟。愚智同惡。  
由恥不及其羣類。故勉強為之以相高耳。人主儻能躬儉以率  
之。其趣也孰禦。臣聞為蜀以珠飾溺器。太祖命碎之。且曰。以此  
奉身。未之何待。嗚呼。聖人之慮遠矣。是豈特化當時之習。使知  
其所尚哉。

其六曰。用人。臣嘗學稼於農矣。凡播種之宜。耕鋤之功。等則穫無  
或異。苟陰陽之不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澤不時。則與之同饑饉。時  
則與之同豐饒。由是而知天地之所以能成其大者。豈非以其

人不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  
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  
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  
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letter or document, spanning across the gutter of the book.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large watermark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The watermark is a large, stylized 'D' with a smaller 'D' inside it, centered over the gutter.

御製